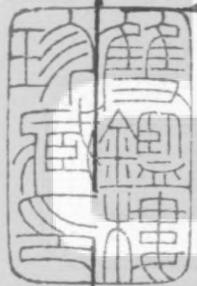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曷而
備體澄獨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
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
居寂寞之無為蹈脩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
存亡保髮膚以揚明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
已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嶮難而一節

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
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
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
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繫於勢利者清人也
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
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摘銳藻以立言辭炳
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列騁干戈以靜難
者武人也甄培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

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
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
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為已任
者篤人也繫皎分以守終不遜厚而苟免者節人也
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
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
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
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

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
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
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嶮逼而不沮者黠人也
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譏而
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
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
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
奉禮度以戰兢及親踈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
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

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旣
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
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偽
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塗苟
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
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害人
也飭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
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
尚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

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亡義弃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艷逸而心蕩飭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

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真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飭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與飲譙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

於脩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
 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
 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否者笨本步
 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噤人也覩
 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
 趨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
 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首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
 慝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弃
 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

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
 而背毀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
 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偽或相似士有顏
 貌脩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
 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
 皮膚口不能吐片竒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
 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辱命動靜無宜出處
 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矜陋聲氣
 雌弱進止質澁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

承訓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三

五棟

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
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則思洞幽玄
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
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辯清銳巧言綺
采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
於識古短於理今為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
也士有外形足恭容度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
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
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勦心
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
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為
小勇跼蹐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為弱忍然而
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
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
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繫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
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為無成居已梁倡受任不
舉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已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
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

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為忠於奉上明於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温恭廉潔勞謙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况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

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羨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鷦鷯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媮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砒砒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鷦鷯之似鳳凰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凝雲氣故令不謬者眇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唯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沉疴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

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永弃高莽宰詔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之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綏也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弭訟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贄幣親御授綏壻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壻壻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婚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

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閱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
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
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
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
之永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
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
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
而易無耻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偽固難間矣誠
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

次承聞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
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
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裨娉
倍貧者所憚也豐於則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
能富殖助其裨娉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
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
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搆其難
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微子宙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
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欺忍而不忿然

矣况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
 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
 牢為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
 恃可數奪必情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
 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
 之良精而不關次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
 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自
 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猶
 所不憚况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
 人為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
 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眊五懈魚計二切
 眊在懈在計二切成怨又喜委衰逐盛塌冷趨熱此法之行
 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
 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
 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以上以備遠行
 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手書一
 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
 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
 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
 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
 淫聲也惑鼻者必菴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
 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音畢惑則或承之
 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於性理不

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筭其抑情也劇
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
保永年外免累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
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
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
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
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
之惑之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
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

之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
俗人是酣是酒音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
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
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滿酌
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
濡首及亂屢僂蹉躑舍其坐遷載號載女友切如
沸如羨或爭辭尚勝或啞啞鳥格切獨笑或無對而
談或嘔吐几筵或值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
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

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
 掌而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儀
 毀而荒錯之疾發闐茸之性露而傲很之態出精濁
 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客庚切谷而不憚以
 九折之阪為塏封或登危蹋顛雖墮墜而不覺以呂
 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酣管為命切於
 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劍鋒乎熾火烈於室廬陪寶
 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踞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
 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

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
 賤悖慢於耆宿之座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已
 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
 搆漉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黨加重責
 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
 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
 結百痾於膏肓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
 無自及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煦人所不免也其為
 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乃盈耳不論

於能否料漑霽於小餘以稽遲為輕已傾臣注於所
敬殷勤勸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
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自
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
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
酒若畏風憎病則荒沉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正矣夫
風之為疾猶展攻洽酒之為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
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唯荒且切
天墮俯呼地陷卧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

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
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
以戴尊街孟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
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
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
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
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
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
者既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

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薄行切擊也 徇者相辱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飭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

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圍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降神合

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况於酒醴毒之物乎。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沉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飭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不覺颯風之所為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况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

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
 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
 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
 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
 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栢而識禍福豈
 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贍之富稟
 之自天豈籍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
 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圍師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
 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
 得所長筭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巢穀人樂奮命其
 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華造次之權舍
 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頽敬讓莫崇傲慢成俗
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
擣蒲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踰綺襦紈袴
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
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
駭五駭切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

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颯南遙切風朝

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不深焉

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

耻於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麥之刈實由報恨不

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敵錄

由切敵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

惡之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為人也猶善於依因

機會准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

不傷不裨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

人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

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

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

而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

陰私相訐居謂切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

族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

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

斯言之既玷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詭調

以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

承訓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二

倨居御切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良術全交

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鬪者不重

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

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職深切

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

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

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

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虧其

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借老之慎不能救一朝

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

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劔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

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群輕所以折勁軸寸颯所以

燔百尋之室蠹蝸所以仆普卜切連抱之木也古賢何

獨跼蹐恂恂之如彼今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

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

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

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

沒有餘貶貶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

之耻也安忍為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
舍嘉旨而啣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
為以小惡為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
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
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疾絕息朝弄不典之言則趙
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楛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
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
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
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耻於分塗振策長驅
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
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
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
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
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
憎惡非為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
壇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
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
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為之不惡故聞

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恠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群也愚夫行之自矜為豪小人徵之以為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敢為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噐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勝已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已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群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事之不行傲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

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
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乎况於他乎
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
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
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
玄統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
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
侍從暉暉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
可惡或宿于他門或晝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漁畋
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
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
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
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
人迹則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
率任才不逸倫強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
惜護節操者為澁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
熱之後結黨合群遊不擇類竒士碩儒或隔離而不
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

堂室觀人婦女指玷脩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飭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堦居毀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

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奄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骸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為親密距此者為不泰誠為當世不可不爾於是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詭文君之動

心載號載呶譁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况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集內護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鑿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為君子背之者為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列猛

承訓

包小字小篇卷之三

七義

火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箒篲過以撮壤
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
人所共為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
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
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
惠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
于表况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
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
乏何以整之每以為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為
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其於信已而已亦安以
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
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
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間
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
慢對其為鄙黷不可忍論或感以楚撻或繫脚倒懸
酒容酗管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踈鳥卧切折支
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
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

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為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驚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群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

恂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襲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聞聞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叙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森摺無復庶耻以同此者為泰以不爾者為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

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叙歡交極
黷以結情欸以傾倚申脚者為妖妍標秀以風格端
嚴者為田舍朴駮以蚩鎮抗指者為勦令鮮倚以出
言有章者為摺答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
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
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
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請傲狠明德即聾從昧冒于貨
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
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竒怪朝廷宗

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
律曆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
恍悸自失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牆之
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已強張大談曰雜碎
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
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
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
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
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

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度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住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地螳遠泉流若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則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愆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整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于三千蓋檢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槩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覲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冠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殺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

乎安可觸情喪亂日久風顏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俗成近人值正化之蚩後庸民遭道網之絕紊猶網魚之去水畧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飭無常以同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効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嘗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為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

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祭梓之法也况於在其父母之鄉亦何為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况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効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避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飭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為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慙縗

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
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
相去之遼緬乎人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人之居喪者
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
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
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為法世人何
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六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七

晉丹陽葛稚川著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
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
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
多附之者衆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
於是乎在輕而為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
而著徒以翕肩歛迹偃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

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璞使自軒昂
目不步足噐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宴密集管絃嘈
囁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
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有情苞苴繼到
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
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
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
廢疾安共為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噐量逸韻遠
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

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
人競幹佐之便辟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畜
夫為春蠲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貴之以妍俗人徒
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
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
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
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
因而蚩之謂為凡憤夫非漢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
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

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
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
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
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秩耳抱
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
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
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浚便於人前或停客
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為非諸夏
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蹕自病得失財
不相補向使二生改蹈檢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
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况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
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
昔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
咸羨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
偽疾伏於路間形狀旣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
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
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
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

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為惡人無事於大則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為犯禮之行而不喜聞端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蕩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知貴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流遁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彼闕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為痛歎者也其或俄然守正確爾不移不逢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聽使以亢亮方枘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

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若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鋪糟握泥剗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鑿柄侷乎禮之所弃者之所為哉抱朴子曰聞之漢末諸無徒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為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縱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為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經清之資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為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

之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
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
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
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飭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
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
赫奕矣此敕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
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
八達者愛助附已為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
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
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
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
譏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
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
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七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殷役於是乎出調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

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也等亦時有快者不為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耻知己之謬舉尠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止無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為群盜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風千文之波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已選之者既不為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閭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

酒色而致荒酒者矣或有圍碁樗蒲而廢政務者矣
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
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為寇賊興咎發聞真干叢棘
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
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
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
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盼不令跛蹇則騏驎冒昧苟得
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駑蕪服鸞衡則何
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

豈難六哉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接疏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桑蔭未移而金蘭之恟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說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

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伎不求故能取威定功
成天平地豈肯稱新而變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
索厲黑哉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
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
之方江河螳堙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
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
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
習拘闕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徃古之士匪鬼

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
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
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
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
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
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
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
富也然則右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
徒嘖嘖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為
神今世所著為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劔以詐
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
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
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為學者之山淵
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
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為大厦之壯觀華屋
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
謂之為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
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

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
獨閑百伎不可混為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
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
盧鈐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
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軍
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
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
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
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
不彫飭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剗錦麗而且堅未
可謂之減於蓑衣韜駟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推
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為知有胡越之接終不
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為辨則書
何故以難知為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
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
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
邪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一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為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為貴但當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捷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

勲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
為以此為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
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
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
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
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
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
余以為喪亂既平朝野無為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
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
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
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
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
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
美官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
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天
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
則泣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不苛矣拜伏揖讓
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叙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

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飭紛錯枝分葉散重出牙
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
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
路之衢愁勞群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
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
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
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
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
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
來違者觀之當羨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
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
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
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
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
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
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新埋衣裳不
宜改裸袒矣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一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二

昔丹陽葛洪稚川著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添之川流
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
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闕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
合於與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
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為隨踵不以璞非
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

是以問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
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
者噐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炙者術雖殊而攻疾均
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
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
大荒之外安圓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
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驪駉之
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
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話之間輕竒賤異謂為不

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鑄
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
會而交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
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為駉
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
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
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
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為餘事而吾子不褒崇

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為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

密源流至到之脩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邳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

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為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羶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為德行之弟未可呼為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為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

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學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闕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闕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鹹者莫能識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鴛鴦患其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

精以其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
 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
 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為虛誕悽力侯切
 誠以為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
 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
 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
 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
 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超群之人猶
 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
 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
 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
 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
 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
 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斲絃者諒有以而然
 乎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漢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遠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閹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蹲踏背憎即聾從昧同惡成群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

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士以由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群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已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所以永慨也干時率皆素養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飭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九轉

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峻懷螫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齷齪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鷺驕矜輕佻者謂之魏我瑰桀嗜酒好色鬪茸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領凌尚侮慢者謂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竒嬾看文書望空

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
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
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
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飭禍福者謂之
知來之妙楚馬弄稍山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
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
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
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疑然不群風雖疾而枝不
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

端誠杜私知無不為者謂之間駭從苦夙興夜寐退
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為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
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飛以
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肯吐其祕筭勇者
不為致其果毅忠蹇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
遏也偽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
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
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教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
煙起於蕭牆而颺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

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廢寇湯池杭於一葦勁銳望
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荐於宸闈左袵掠
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為狐
兔之藪象魏化為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
黜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
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吳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
改絃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
之爭萑而忘同身之禍笑蟣虱之宴安不覺事異而
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生於
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
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

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為右匪富匪
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財有力
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
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
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駕鳳卷六翮於叢
棘鷁首滯潢汗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毋
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
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已則濁於泥潦莫媿尸
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為蠶織以威福代稼
穡車服則光可以鑿豐屋則群鳥爰止叱咤疾於雷
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
飭翟黃之衛從入遊王根之藻稅僮僕成軍閉門為
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
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誓實有安昌董鄧
之汙錐造賔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
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
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
士也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

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謹案之所置而處機
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閑尺紙
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低
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
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為奔
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
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
見獺即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
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駑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

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奈何而欲與之輯熙
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
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縉鷄鶩而崇鷹揚之
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倭
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殲弩亡徵著於日月而
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縵而不以
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邪
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
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

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
 山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
 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載
 起續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鶡首聯天理物光宅東
 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楛侯
 切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字文因循甚易而
 五絃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已之逸下不聞康哉
 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虬蟠而不躍麟虞翳於冥昧
 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吉凶陵谷

易所啟雷輶磕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
 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生不遂其豈他哉
 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
 高概遠量被褐懷玉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滂
 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
 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
 死乎甕牖安肯銜沽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
 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
 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皂白混焉時乏管青

騏蹇糅焉磧礫積於金匱瑾瑜禾卒溝洫匠石緬而
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
將見吳土之化為晉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
耳而孫氏輿櫬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為來戒
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
國惡纖介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
過秦乎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終

